



母亲的花草

◆冯秋子(文/画)

我母亲说,有时候,一想点深刻的,到黑就睡不着了。

她静默地待着,有人推门进来——常有人说她来啦,来看一眼——问她:大娘(或者是婶婶、姨姨、大姐、老郑),做什么呢?她只是笑,不答,因为“做生活呢”。能看见的,不用说。问的人,也不是就要问你做什么,他或是她,只是问好似,进了门,走过来,和她打声招呼。后面只需默守时间,说多或少,意思互为通达,各自心里照旧圆满欢喜。

她拍拍身旁的空地儿,让进来的人坐下。情况好,能在地面来回走的话,她会慢慢挪动不方便的腿脚去取些好吃的,奶食、点心、糖果、杏仁、腰果、开心果一类,还有我们一回来就给她剥出的瓜子仁,她想让来的人吃,就着热茶,慢慢品尝。到了开饭时间,她说:“不要走,在这儿吃饭。”

除了正餐,平常母亲吃一些奶制品和面包、点心,偶尔吃一点水果,想不起吃别的。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失明的父亲,喊她:“老郑同志,有什么吃食,搜集一点来。”她挑出糖分少的东西递给父亲。然后,就等有人进来,递给他们。她脸上的表情,跟劳动带给她的感觉没有差别,安生、简朴。她从这个房间进到那个房间,就是为了给人们找吃的。我见她如此感觉着的时候比较多,老想问问她,你动的时候,或者不动的时候,怎么,老是一副安宁、幸福的样子?但一次也没去询问过这种话。

央视《半边天》栏目主持人张越采访我的专辑在2003年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播出以后,有观众打电话问栏目组,那个谁,怎么会有幸福感,怎么会有那么多幸福感。不知道,就是感觉到幸福。我只说了意识到的东西。接到导演方卉的电话,以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,而现在,经历了一些磨难、变故,世事沧桑,繁复的,简化了,经过这些时间以后,和许多人类似,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。

凭心而论,幸福感仍是我经常能够感觉到的,生活中我和我的家人,也许并不那么如

意,但幸福感的确实比较多地涌进我心里。感觉幸福的渠道,一直存在着。过去,我一开口唱“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,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,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,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”,就抑制不住流泪,尽力克制,也唱不下来一支完整的歌。现在,我能唱完一些歌了,比如《诺恩吉亚》和《小二郎》,虽然还是不喜欢唱歌,不想唱。

《亚细亚的孤儿》,没有再唱。其实,我在心里面唱过几次,往下念唱了两句,即有酸楚的东西涌起,唱不了。但我对幸福的理解没有改变。我会体会到幸福,体会到幸福的刻骨铭心与宽博,体会到幸福的艰难、困苦与磨砺,体会到幸福埋藏在土地里,斗争、牺牲,终于顽强地努出、生长出,每一天上路,它埋藏起苦难,而能向更多的人走近,和着人们的力气,发酵后,冒出烟气,蕴藏下新的热量。

母亲总是跟我出生的戈壁草滩连在一起,跟那里沉缓的山头连在一起,跟不紧不慢移山围海的沙尘暴连在一起,还有歌,长鞭一样颤悠悠的歌,一起落进我心里。

在外地生活,想念她,幸福是真幸福,也非常疼痛。可这都是没法说出来的。一个母亲,给予孩子的重量,其实在每一个长起来的孩子心里。他们也都是被母亲浸润以后,有兴趣、有力量和别人待在一起,完成一两件共同热爱的事情。

我又怎么能不一个人悄没声息地待着,度过我对她的想念呢。

我只是不清楚,想念是不是劳动,是不是她说的“做生活”。

于是,我写下这些文字,画了一些母亲的花草。

作者简介:

冯秋子,散文代表作家。出版有《寸断柔肠》《生长的埋藏》的《圣山下》等多部散文集,其中《寸断柔肠》获首届冰心散文奖。曾获老舍散文奖、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、在场新锐散文奖等。现供职于中国作协创联部。

的麦子就别自己捶了,我用脱粒机给您打好,也单独装起来。

打麦那天,我哥把她捡来的麦穗一捆一捆送进脱粒机里,金黄的麦粒像瀑布一样汹涌而下,直到装满了最大的那个口袋。那袋麦子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,每当有人经过,我哥就说:这袋麦子是为我妈捡的。

那天我妈的腰板比任何时候都要直,她笑得幸福极了。她不知道,在脱粒机里,我哥早放了大半袋的麦子。

作者简介:

李开周,专栏作家,善于通过讲述有趣的历史故事,将读者带入到遥远的古代。曾出版《宋茶》《食在宋朝》《陆游的英雄梦》等专著。

麦子是我妈捡的

◆李开周

我妈的身体越来越不成了,小半桶水,从水井提到厨房,十五步,她要歇3次。

我哥我嫂都劝她安生纳福,她倔得很:我还没老,我还捡得动麦子哪。

自打我哥的孩子上学那年起,她就迷上了捡麦子。她的手已经开始犯哆嗦,捏不稳镰了,每年麦季她只做一件事,就是天天挎着小竹篮,去收割过的麦地捡麦子。

每一年,她都把捡来的麦穗一小捆一小捆地扎好,一小捆一小捆提到平房上,晒得焦黄了,再一捆一捆地挑出来麦粒,最后用袋子把麦粒装起来。

她跟着她的一袋麦子乐。

她再也没有当年的本事了。20年前,我爸在河工上被人砸死,她拖着我们哥俩

四处告状,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,居然打赢了官司。13年前,她一根麻绳把自己吊在村委大院,逼着支书给我家又批了一块宅基地。10年前,她张罗着给我哥盖了房子也娶了媳妇。8年前,她把我从工地赶回学校,并供我读完了大学。再后来,她带大了我哥的孩子。她的任务似乎完成了,她开始迅速地老下去,她提不动水桶,也缝不直被面了,她除了捡麦子,再也没有别的本事了。

但是,她仍然不改当年的脾性,她不服老,她相信她仍有被人敬服的本事,哪怕是捡麦子,她也想让人知道:她确实比别的老太太捡得多一些。

又一个麦季到了,我哥对她说:今年您捡

晚钟里祈祷的母亲

◆查干

在这一时刻,正是母亲跪在佛龛前,虔诚祈祷之时。祈求内容,依事而变。譬如,为丈夫和儿女,求得平安和健康;譬如,为这方土地,求得风调雨顺,有个好的年成。也让他饥饿和灾难,远离亲人和乡亲。然而,在祈求的内容里,唯独没有她自己,哪怕一句,也没有。

遗憾的是,母亲的祈祷,未能挽救父亲的性命。在我将近八岁的那一年,父亲意外故去,留下嗷嗷待哺的六个儿女。我们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。一座靠山,颓然倒地。那年,母亲的青丝,一夜间变白了,脸上也挂了一层,冷冷的霜。

那年,大哥只有16岁,最小的弟弟只有1岁。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,大哥、二哥、大姐都相继退学务农。我与妹妹和弟弟,则艰难地继续求学。那些年,每当夜深人静之时,我经常从梦境中惊醒。因为,母亲在枕上低声地啜泣,并轻声呼唤父亲的名字。

父亲姓白,名青山。人长得英俊,肩膀宽宽的,圆脸,大个子。据母亲说,年轻时父亲曾经当过兵,还担任过营长之类职务。后来,离开部队,全家搬到现在的深山老林里,开始务农为生。他会说书,是民间艺人。他会为家畜看病,算是兽医。在村里很有威望,朋友也多。他为人豪爽,敢作敢为,说一不二。他重友情,为友情可以两肋插刀。也敢于抗上,村里的土豪劣绅,都有些怕他,也

恨他。最终,父亲也为此丢了性命。母亲说,那是他的命,无法选择。

他平时,说话有些结巴。但拉起四胡(四弦琴),说开故事,就一点都不结巴了。他说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最为拿手。这些说唱本,都是由开鲁译社译为蒙古文的。每当夜晚来临,家里一般不点小油灯。因为,母亲点燃的佛灯,高高在上,照得屋里可以看清物体和人的脸面。这时,母亲温一壶老烧,拿一只小酒盅,放在父亲的小木桌上。还有一小碟咸菜,和火盆里埋熟的荞麦面烧饼,用以佐酒。这时,父亲笑咪咪地从墙上拿起四胡,定调,开始说唱故事。左邻右舍听到琴声,也都赶了来,这是当时唯一的娱乐。那个时候,是我们最感幸福的快乐日子。

母亲,姓谢,名龙棠,是女中丈夫,活得极有骨气。心灵手巧,在全村是有名的。她不识几个字,但记忆力极强,会说雅布干鸟力格尔(类似评书)。很多民间故事,她都倒背如流。她会唱很多东蒙民歌,嗓音宽阔,也柔美。我现在成为一名作家和诗人,与父母的心传身教、耳濡目染,不无关系。假如我的人品,还有可取之处,也与他们的谆谆教诲,紧密相连。我的大哥,也受此熏陶,成为了一名颇具造诣的民间说书艺人。

记得有一年,母亲带我到阿拉坦山寺,探望治病中的父亲。父亲是被自家疯犬咬

伤,没有医院,只能到寺庙里,求喇嘛医治。还算是幸运,父亲被治好了,一共住了三月余。其间,天天上山给寺庙里砍柴禾。那天,母亲带我登山,到山上的神秘石门磕头。传说那与英雄格斯尔有关。所以能治病救人,割除灾难与魔影。忽然,见有一只小松鼠,在头顶树枝间,跳来窜去。出于孩子淘气的本能,我抓起一块小石子,扔了过去。松鼠,一闪而没。见此情景,母亲严厉地大喊一声:还不赶快跪下磕头!母亲也与我一起跪下,边磕头边流泪。并祈求山神,原谅她小儿的无知与罪过。也发誓,再不会触犯山神领地的一草一木,一虫一鼠。那天,我整整跪了点燃一支香的功夫,腿都麻木了。下山时,母亲又一次跪地,祈求山神止怒。若一定惩罚,请求让她替我受罚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,她是我心中,真正的观音菩萨。

作者简介:

查干,中国诗歌学会理事,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。著有诗集《爱的哈达》《灵魂家园》等,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韩、匈牙利等文字。曾多次获国家、省、自治区文学奖。

怀念一颗豆子

◆王开

母亲撕下最后一页日历,新年来了。

二月二,龙抬头。大地万物复苏。母亲磨黄豆的日期确定,与古老习俗同步。

掌灯时分,全家人上场了。

我分到的活儿比较轻巧,负责给盆里舀豆子,往磨盘那儿端,二姨往磨盘添添豆子。母亲是主角之一,她要及时接磨好的豆面,迅速打成薯块。

母亲打薯块特别麻利,她将一团豆面倒在梨木面板上,攒一堆,拾起来摔打,越摔越紧实。豆面又黏又热,沾了她一手。她一面摔,一面将手上的豆面,如此不断地重复,薯块成形了。母亲打的薯块,一定要长方形,竖得起来,表面光滑,这样“隔”得均匀,是下一缸好薯的基础。隔,我们辽东山区土话,意为发酵。

打制好的薯块凉透了,母亲找出牛皮纸,仔细地包好,用麻线绳捆上。我喜欢看母亲包薯块,牛皮纸结实,一碰发出清脆的响声,喀喀的,怎么拽也不坏。

捆扎好的薯块不能随便找地方放,它们的固定位置,在西山墙那块悬挂的木板上,那是母亲特意叮嘱父亲做的,一用多年。

空中阴凉干爽,靠窗通风,利于薯块发酵。薯块酝酿着升华,空气中流淌着离奇的宁静。

村里女人洗薯块各有各招,就像下大薯一样,虽然原料简单,无外乎黄豆、水、盐,加上空气和阳光,但是做出来的薯各有风味,好与不好,均取决于女人的双手和心。

母亲洗薯块,严谨如举办一场隆重仪式,她把整个薯块分解成几大块,再掰成若干小块,用刷子刷净每一角落,不留丝毫菌斑白毛。之后,放阳光下控干水分,等薯块泛出油光,就该下薯缸了。

薯缸摆在后园子,一口墨绿色粗瓷缸,由我奶奶传下来,民国的,辽东大官屯窑的货。瓷缸底下垫着厚木墩,年头久了,裂纹打烂,仿佛一个老人,静待属于他的时光有一天戛然而止。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不让薯缸直接接触地面,我想那样的话,薯缸一定更稳当些。许多年后,我想明白了:若薯缸直触地面,会不会渗入土腥味儿?母亲凡事不糊弄,她不允许大薯掺杂任何影响口感的异味。

母亲下大薯的日子,定在四月十八。四月里阳气升和,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都是拜佛的日子,大吉;再有,八与发谐音,下大薯若不二次发酵,是死薯,吃不得。

碎薯块下缸时,母亲尽量掰得更碎小,以缩短发酵所耗时间。下缸后,缸沿糊上一圈毛边纸,不漏气。过了个把星期,母亲拆开封缸的毛边纸,动作有条不紊,表情却是竭力抑制着的兴奋,像猜透一条谜语,急于将谜底告知众人。

一缸好薯,一定要棕红色的,那是豆子升华后的魂魄。

为了这缸好薯,母亲备下一柄极木的薯耙子,极木是辽东山区最优质的木材之一,洁白,长着美丽的花纹。母亲打薯耙的时候,撞击着缸壁,薄脆的声音与婶子大娘们打薯耙的声音合奏,宛如一首古曲,在村子里复活,粗糙而混沌的村庄,因了这打薯耙的调子,像穿着汉服的女子,让人向往之。

新薯酿好了,母亲依旧俗端给左邻右舍尝尝,婶子大娘也把自家的薯回赠给我们。但我不喜欢吃别人家的薯,认为没有母亲做的干净,我知道这是偏见,却不改。不单是我,我们家族的人也只吃母亲做的薯,我的三姨,住在辽西,每年专门回来一回,临走时带着一桶薯,够她一家人吃一年。

薯,维系了母亲与家族血脉的情感。

有了大薯,母亲炒鸡蛋也不用盐了,放点切碎的葱花,舀点薯,搅拌均匀,入油锅,滋滋一声,蛋液卷了边儿,再翻几个儿,黄灿灿的,缀着星星绿,薯味由内而外,香酥了人的胃。

蒸薯,也是常吃的法儿,拌土豆了,母亲先在锅底扣个盆,四围儿围着土豆,朝上的盆底恰好坐碗调了荤油、葱段的大薯,要么添一点干蘑菇丁,小灰蘑、榛蘑,哪样都行,蒸熟,土豆剥了皮,筷子扎开,裹着蘑菇薯,天下百般滋味,唯此无出其右。

大薯,吃出了辽东山区的风情,吃出了我们的性格,吃出了我们辽东的高山水长。

前几年,为方便照顾年龄渐长的母亲,我在赫城给她买了房子。母亲搬来以后,哪里都舒心,可有一样,楼房再明亮暖和,却不能下大薯,这使她很不满意。不过这难不住母亲,正月十五一过,她必回老家去,在二姨娘家住几天,磨豆子,打薯块。等到农历四月十八,母亲一准儿又回去,忙着下薯。新薯好了,又忙着送给她的妹妹、侄子侄女们。

后来,母亲左眼失明了。母亲摆脱了最初的惶恐,接受了现实。她常和我说,唉,我这眼前啊,就像蒙了一层绒毛,模模糊糊的。母亲这么说的时,我心里特别难受,可什么办法也没有。眼睛减少一半光明的母亲,也没忘记她的薯,仍然二月二回老家,让二姨帮她磨豆子打薯块,四月十八准时回去下大薯。

去年夏天,我和母亲及辽西城市的三姨一同回老家看望二姨娘,母亲特意招呼我到二姨娘家的后园子,给她那一缸大薯打耙。母亲穿着一件绿底儿白花衣裳,站在石墙边,周围是樱桃树,一畦芹菜,几垄胡萝卜,她打薯的动作一如年轻时娴熟,丝毫看不出瞎了一只眼。

我掏出手机给母亲拍照,她笑问我,你给我照相啊?不曾想,那是我给母亲拍的最后一张照片。仅过三四个月,母亲在二姨娘家突发心梗,接回赫城时,救治为时已晚。二姨娘说,头天下午,母亲还去后园子看她的薯缸,说回赫城带一罐,捎给她在北京工作的侄孙女。

料理完母亲的后事,我想起手机里的那张照片,一翻,不知道什么时候删除了。

母亲做了一辈子的薯,唯一一张她守着薯缸的照片也没留下。

作者简介:

王开,中国作协会员,抚顺市作协副主席。著有《众神的河流》《马背上的江山》等作品。

